



赏自然之美
探演化奥妙
行生存大道

博物学文化 〇〇四

〔美〕库尔特·约翰逊 史蒂夫·科茨 著
丁亮 李颖超 王志良 译

庄生
晓梦



纳博科夫的蝴蝶： 文学天才的博物之旅

NABOKOV'S BLUES:

THE SCIENTIFIC ODYSSEY OF A LITERARY GENIUS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庄生晓梦



「美」库尔特·约翰逊 史蒂夫·科茨 著
丁亮 李颖超 王志良 译

纳博科夫的蝴蝶： 文学天才的博物之旅

NABOKOV'S BLUES:

THE SCIENTIFIC ODYSSEY OF A LITERARY GENIUS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为读者展现了著名文学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对鳞翅目昆虫的痴迷，全景回顾了他所做的眼灰蝶分类学研究，并通过大量详实的材料，以生动的笔法讲述了纳博科夫的文学与鳞翅目分类学。本书也生动再现了当代鳞翅目分类学家的工作方式，为人们深入理解博物学的过去和现在提供了鲜活的资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博科夫的蝴蝶：文学天才的博物之旅 / (美) 约翰逊, (美) 科茨著; 丁亮, 李颖超, 王志良译.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313-13958-0

I. ①纳… II. ①约… ②科… ③丁… ④李… ⑤王… III. ①纳博科夫, V. (1899~1977) —人物研究 ②蝶蛾科—研究 IV. ①K837.125.6 ②Q969.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4573号

Nabokov's Blues: The Scientific Odyssey of a Literary Genius, Copyright © 1999 by Kurt Johnson and Steve Coates.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387号

纳博科夫的蝴蝶：文学天才的博物之旅

丛书主编：刘华杰

著 者：[美] 库尔特·约翰逊

译 者：丁亮 李颖超 王志良

史蒂夫·科茨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邮政编码：200030

电 话：021-64071208

出 版 人：韩建民

印 制：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 张：34.5

字 数：398千字

版 次：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313-13958-0/K

定 价：8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 读 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533-8510898

本书所获荣誉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支持，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支持，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

——《科学》(Science)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支持，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支持，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

——《科学》(Science)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西方博物学文化与公众生态意识关系研究”(13&ZD067) 和

“世界科学技术通史研究”(14ZDB017) 资助

——《科学》(Science)

——《科学》(Science)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支持，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支持，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

——《科学》(Science)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支持，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支持，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

——《科学》(Science)

本书所获赞誉

两位作者讲述了纳博科夫的一生以及他对蝴蝶的热爱，为我们揭示了蝴蝶分类研究领域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观察家报》(The London Observer)

继达·芬奇之后，很少有人能在科学与艺术两个领域登峰造极……《纳博科夫的蝴蝶》为我们展现了一位奇才，他既创造了《洛丽塔》《微暗的火》等文学佳作，又将一生倾注到不为人关注的眼灰蝶研究中。

——《科学》(Science)

如果纳博科夫并不在小说创作上付出心血，那么他或许将成为一位令人敬仰的博物学家、一位以研究眼灰蝶而知名的分类学专家。少年遭逢磨难，中年流亡天涯，无论贫穷还是富有，他仍坚持在桌前默默写作，手持蝶网翻山捕蝶。他是20世纪一位兼具博物与文学情怀的思想家。

——史蒂芬·杰伊·古尔德 (Stephen Jay Gould)

古生物学家、博物学家

纳博科夫以文学家的形象广为我们所知，然而纳氏作为蝴蝶分类学家的形象少有人提及，《纳博科夫的蝴蝶》以科学的视角重新看待纳博科夫，颇有新意。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他是一位讲英语的俄国人，从事博物学研究的小说家，本书让我们有机会重新了解纳博科夫复杂的一生。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约翰逊和科茨用平实易懂的文字讲述了纳博科夫的科学生涯——我们现在能理解纳博科夫是如何将小说家的想象力运用到蝴蝶分类学领域。

——《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本书值得一读……一位跨世纪的著名知识分子和他对分类学的满腔热情。

——《美国科学家》(*American Scientist*)

以全新的视角看待纳博科夫的科学艺术成就，世人将不会再认为纳博科夫仅仅是一位文学家。

——德米特里·纳博科夫 (*Dmitri Nabokov*)

纳博科夫的独子

一部科学史诗，讲述了一位蝴蝶分类学家伟大的一生。

——《书单》(*Booklist*)

一位文学天才的科学发现，长年不被人关注，本书为我们提供了重新看待纳氏的契机。如果你对科学发现与探险感兴趣，关注地球面临的生物多样性危机，那么不应该错过这本书。

——布莱恩·博伊德 (*Brian Boyd*)

著名的纳博科夫研究者

一部充满智慧与关怀的著作。约翰逊和科茨共同撰写的这部激动人心的作品，为一位不朽的作家做了全面的人生总结。

——《西雅图时报》(*The Seattle Times*)

博物学文化丛书总序

博物学（natural history）是人类与大自然打交道的一种古老的适应于环境的学问，也是自然科学的四大传统之一。它发展缓慢，却稳步积累着人类的智慧。历史上，博物学也曾大红大紫过，但最近被迅速遗忘，许多人甚至没听说过这个词。

不过，只要看问题的时空尺度大一些，视野宽广一些，就一定能够重新发现博物学的魅力和力量。说到底，“静为躁君”，慢变量支配快变量。

在西方古代，亚里士多德及其大弟子特奥弗拉斯特是地道的博物学家，到了近现代，约翰·雷、吉尔伯特·怀特、林奈、布丰、达尔文、

华莱士、赫胥黎、梭罗、缪尔、法布尔、谭卫道、迈尔、卡逊、劳伦兹、古尔德、威尔逊等是优秀的博物学家，他们都有重要的博物学作品存世。这些人物，人们似曾相识，因为若干学科涉及他们，比如某一门具体的自然科学，还有科学史、宗教学、哲学、环境史等。这些人曾被称作这个家那个家，但是，没有哪一头衔比博物学家（naturalist）更适合于描述其身份。中国也有自己不错的博物学家，如张华、酈道元、沈括、徐霞客、朱橚、李渔、吴其濬、竺可桢、陈兼善等，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学问尤以博物见长，只是以前我们不注意、不那么看罢了。

长期以来，各地的学者和民众在博物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精致的博物学文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天人系统的可持续生存奠定了牢固的基础。相比于其他强势文化，博物学文化如今显得低调、无用，但自有其特色。博物学文化本身也非常复杂、多样，并非都好得很。但是，其中的一部分对于反省“现代性逻辑”、批判工业化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可能发挥独特的作用。人类个体传习、修炼博物学，能够开阔眼界，也确实有利于身心健康。

中国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正在迈向小康社会。我们主张在全社会恢复多种形式的博物学教育，也得到一些人的赞同。但对于推动博物学文化发展，正规教育和主流学术研究一时半会儿帮不上忙。当务之急是多出版一些可供国人参考的博物学著作。总体上看，国外大量博物学名著没有中译本，比如特奥弗拉斯特、老普林尼、格斯纳、林奈、布丰、拉马克等人的作品。我们自己的博物学遗产也有待细致整理和研究。或许，许多人、许多出版社多年共同努力才有可能改变局面。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这套“博物学文化丛书”自然有自己的设想、目标。限于条件，不可能在积累不足的情况下贸然全方位地着手出

版博物学名著，而是根据研究现状，考虑可读性，先易后难，摸索着前进，计划在几年内推出约二十种作品。既有二阶的，也有一阶的，比较强调二阶的。希望此丛书成为博物学研究的展示平台，也成为传播博物学的一个有特色的窗口。我们想创造点条件，让年轻朋友更容易接触到古老又常新的博物学，“诱惑”其中的一部分人积极参与进来。

丛书主编 刘华杰

2015年7月2日于北京大学

推荐序

纳博科夫的“双 L 人生”

刘华杰

纳博科夫有三个身份：作家、文学教授和鳞翅目分类专家，前两者与文学（Literature）有关，后者与鳞翅目昆虫学（Lepidoptera）有关。双 L 人生，意思就是这两者。他也写诗、下棋、制棋谜等，但与上述三个身份相比都可忽略。

纳博科夫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如《防御》《天赋》《庶出的标志》《洛丽塔》《普宁》《微暗的火》《说吧，记忆》《爱达》《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透明》等。最有名的当然就是《洛丽塔》，电影好像就被拍过三回，早期中译名挺奇怪的，叫《一树梨花压海棠》。在出版《洛丽塔》之前，他虽然已经出版了很多书，却都不赚钱，用它们

养活不了自己和家人。但《洛丽塔》“引爆”了，带动了其他作品的销售，一家人才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听说过纳博科夫名字的人，差不多都知道他是一名作家。纳博科夫也是一位有特色的文学教授，在俄罗斯文学评论与翻译、文体学上都有一定的地位。但知道的人就少了一些。他还是一位博物学家，是蝴蝶专家。了解这一点的又少了一些。

纳博科夫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从来没有让事业受制于经济状况的胁迫或激励，无论在有钱还是在没钱的时候。他一生中，对文学、对蝴蝶的两大爱好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我想特别强调这一点，能这样做很不容易，非有坚定的意志不可。

纳博科夫是怎样的博物学家？

很多文化都关注蝴蝶。蝴蝶这类生物很有特点，在西文词源上，它也跟人的“心灵”有关系。有一份鳞翅目专业期刊《赛凯：昆虫学杂志》（*Psyche: A Journal of Entomology*），是剑桥昆虫学俱乐部于1874年创办的。刊名有时就简称《蝴蝶》。纳博科夫的一些蝴蝶论文就发表在这份刊物上。

纳博科夫并不研究所有的蝴蝶，蝴蝶种类实在太多了。仅北京就有蝴蝶近200种。他研究的是其中的灰蝶。灰蝶也比较多，又不是特别好看。中国的灰蝶有一百多种。在灰蝶中，他又特别关注一类蓝灰蝶（blues）或叫眼灰蝶，中文有时音译作布鲁斯，即蓝色的蝴蝶。其实，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是蓝色的，而是灰色、土黄色的。纳博科夫对这类蝴蝶有非常专业的研究。

《纳博科夫的蝴蝶》这部书仔细描述纳博科夫做了怎样的研究，达到了什么样的专业程度。英文版我仔细读了，非常棒，便推荐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引进翻译版权。现在中文版终于要面世了，感谢译者和编辑做了大量工作。

“纳粉”们对纳博科夫的几乎任何事情都有兴致。研究纳氏的学者也不少，用功最多的可能要属博伊德（Brian Boyd），他的纳氏传记（中译本有4册）几乎推动了一个“纳氏产业”，他本人也靠纳氏出了名。不久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出版了《六个字母的解法》（*The Nesbit Code*），也是拿纳氏说事。希望此书出版后，能引起人们对纳氏博物学工作的诸多讨论。

《洛丽塔》出版以后，纳博科夫变得非常有名。1969年5月23日纳博科夫的肖像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一下子他成为昆虫学家中名气最大的人物。人们早就知道他是个蝴蝶爱好者，但他是一个什么程度的蝴蝶爱好者呢？并不是很清楚，昆虫学界对他也关注不多，虽然他发表过专业的论文。当时，昆虫学家甚至有些嫉妒他：纳博科夫凭什么如此有名？纳博科夫明里暗里不得不面对两方面的质疑：（1）来自博物传统之外的质疑，这个好理解，也不奇怪；（2）来自鳞翅目昆虫学内部的质疑，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外人不好评说。就纳博科夫的个性来说，他对自己从来都很有信心。但在双L人生中，他对自己的文学能力更自信些，对昆虫学则差一些。毕竟与职业昆虫学家相比，他发表的昆虫学论文数量跟人家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工作时间也相对短。在文学界，特别是在广大“纳粉”中，很早人们就知道他是捕蝶能手和蝴蝶分类爱好者，但也仅仅如此。

1977年去世前，纳博科夫一直颇在意自己在科学史、博物学史中

的地位。可惜他没有等到“共识”达成的那一天。从1990年代到2010年代，纳氏的蝴蝶研究才得到昆虫学界最终的高度评价，纳氏的一个猜想半个多世纪后也被证实。

纳博科夫当年的论文“新热带眼灰蝶注记”(Notes on Neotropical Plebejinae, *Psyche*, 1945, 52:1-61)的分类学先见在20世纪最后十年中被学界完全承认。纳博科夫1945年关于南美眼灰蝶确认了19个种(分在纳氏确认的9个属中。7个属为新引入,另2个修订加限制)。

更吸引眼球的是,2011年《伦敦皇家学会学报》发表一篇有10位作者的论文(R. Vila, et al., Phylogeny and palaeoecology of Polyommatus blue butterflies show Beringia was a climate-regulated gateway to the New World, *The Proceedings of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 2011, 278(1719): 2737-2744),宣称纳博科夫关于灰蝶科眼灰蝶属演化的大胆假说65年后被DNA测序证实。那几天大众媒体也都有相关报导,我列出几则标题:2011年1月25日《纽约时报》:“纳博科夫关于蝴蝶演化的理论得证”(Nabokov Theory on Butterfly Evolution Is Vindicated);1月27日《每日电讯》:“《洛丽塔》作者纳博科夫的蝴蝶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Lolita Author Vladimir Nabokov's Butterfly Theory Proved Right);1月28日《国际先驱论坛报》:“鳞翅目昆虫学家纳博科夫;科学家证实他关于蝴蝶演化的理论”(Nabokov the Lepidopterist; Scientists Vindicate the Writer's Theory on the Evolution of a Butterfly)。也就是说,纳博科夫去世很久以后,他的博物学成就才得到科学界的完全确认。纳博科夫1945年提出一个假说:南美洲的那些眼灰蝶是从白令海峡过去的,即从亚洲到美洲的。纳博科夫当年根据博物学层面的研究给出这样一个猜测,半个多世纪以后,得到了还原论科学的证明。

纳博科夫从小就特别喜欢蝴蝶，他的爷爷、父亲都喜欢蝴蝶，他母亲则喜欢蘑菇。他母亲也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不是小贵族而是一个大贵族，家里有好几个庄园。他很小的时候，他家里就有两辆汽车，有专职的司机。他父亲是那时俄国政府官员，也是一位法学教授。1906年纳博科夫7岁的时候开始抓蝴蝶，母亲教他展翅。他一直希望能够发现蝴蝶新种，这也是所有博物学家的一种念想。但是几次努力都不成功。9岁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种，给鳞翅目专家库兹涅佐夫写信说发现了一个新亚种。等来的回信只有几个词：亚种名和发现者的名字！回信的意思是：“你看到的这种蝴蝶已经有名字了”，也就是说，纳博科夫不可能享有优先权了。纳博科夫在鳞翅目上取得成就的渴望大于文学。12岁写信给《昆虫学家》杂志描述一种新蛾子，经核实，已经被别人描述过。接下来20年仍然没有发现新种！描述新种对于博物学家，要说没有诱惑，是假的。一直到什么时候，他才真正发现了新种？最后他当然发现了新种，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他由俄罗斯到克里米亚，由克里米亚又到英国剑桥，由剑桥又到德国，由德国最后流亡到美国，在美国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在美国他一边教文学，一边看蝴蝶，终于发现了一个新种，完成了一个宿愿。

纳博科夫经常写诗，从小就开始写诗。他用小诗《发现》描写了此发现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I found it and I named it, being versed in taxonomic Latin; thus became
godfather to an insect and its first describer—and I want no other fame....
But ape the immortality of this red label on a little butterfly. (V. Nabokov,
Collected Poems. Edited by T. Karshan, Penguin Classics,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2, 173-174.)

纳博科夫最在乎什么？在博物馆、标本馆中的标本上贴上一个红标签，红标签意味着“模式标本”，发现了新种。命名是跟模式标本联系在一起的。他发现第一个新种，是在1941年。他是这样命名的，“本种名”（相当于植物双名的“种加词”）多萝西来自他的一个女学生。他到美国的时候，家里非常穷。一家三口人，没有房子住，更没有汽车了，因为俄国革命以后，他们逃亡在外。当时他在美国的一所学校里兼职教授俄罗斯文学，另一方面，利用任何可以利用的时间去看蝴蝶、抓蝴蝶。有一个假期，他从东部的波士顿到西部去看蝴蝶，班上的一名女学生多萝西（Dorothy Leuthold）自愿从波士顿开着自己的车带他夫妇俩横穿美国的大陆，走了几千英里。恰好在此过程中，纳博科夫发现了一种新蝴蝶！作为回报，纳博科夫就以这名女学生的名字命名了这种蝴蝶 *Neonympha dorothea*（后来更名为 *Cyllopsis pertepida dorothea*）。这也是他实现的第一个物种发现。

纳博科夫1940年秋到美国自然博物馆（AMNH）看标本，帮助博物馆整理标本。1942年，被委任为博物馆的研究员（Research Fellow），直到1948年从坎布里奇离开到康奈尔。纳博科夫义务帮博物馆打工，做什么呢？他看到博物馆中蝴蝶的摆放、分类乱七八糟的，就自愿帮人家干活，不付报酬。后来人家稍微给了他一点报酬，一年给一千美元，不算多。他做这个工作，非常投入、仔细，有时一天自愿工作十个小时。当然不是天天如此，主要是在周末的时候、有空的时候去。他也开始发表蝴蝶论文。在此过程中他成为眼灰蝶方面的头号专家。要记住，与此同时，他的文学创作也未中断。他既看蝴蝶也进行文学创作，他喜欢“并行”。说来有些奇特，纳博科夫写作也常并行操作，他可以同时写两部到三部小说。写作也不一定按顺序来，他可能先写第五章，然后

写第四章，再后写第一章第二章。几个小说并行写，非常难。我这个人做事必须串行，而且同一时间只能做一件事，我自己觉得这样不受干扰、效率较高。但是他是并行的，很厉害，我很佩服。纳博科夫的文学作品中有大量情节来源于他的看蝶、捕蝶经历，包括他住的一些美国汽车旅馆的细节、美国郊区的样子，他在小说中都如实地描写。虽然那个小说的故事是虚构的，但里面的细节全部是真实的，非常真实。这与某些年轻人写小说不在乎细节真实，很不一样。如果细节不真实，小说给人的感觉好像就不很真实，我的印象是这样的。科幻作品也一样，细节“真实”很重要。

他最有名的一篇论文就是“新热带眼灰蝶注记”，标题非常谦虚，叫 note，即注脚、注记。他依据博物馆中保存的那些标本，大概有 120 个左右，对南美洲的一类蝴蝶进行了分类。就是这样一篇文章，在半个世纪以后，被确认为极为超前的一项贡献。它是博物学层面的贡献。在这项工作中，他对南美洲的这类蝴蝶分出了 9 个属，9 个新的属！其中有 7 个是他自己引入的，另两个修订了一下。这类工作对于在博物馆工作的人来说，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许多博物类专家也是这样工作的。但是后来，到 1990 年代或者到 2010 年代的时候，人们在重新研究南美蝴蝶的时候，发现想增加一个属非常难，想去掉一个属也非常难。增加不了，也删减不了。这就证明，纳博科夫当年的洞察力是非常厉害的。因为分类过程有很大的人为性，不是人们觉得“自然分类”不好。想直接逼近哲学上的“自然种类”（natural kinds）几乎不可能。人为过程要与现实弥合得很好，需要有判断力，需要惊人的洞察力。

纳博科夫在博物观察上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他在博物学探究方法上也有创新，他跟一般的蝴蝶爱好者在野外看蝴蝶还不太一样，他当然也

利用大量的时间在野外看蝴蝶，此外，他还在显微镜下看。对纳博科夫而言，博物传统跟解剖传统也联系起来。镜下解剖看什么呢？主要看蝴蝶生殖器官的结构，根据它来进行细致分类。蝴蝶仅看翅膀、鳞翅，有些分类做不出来。他的镜下分类方法有多新？领先于那个时代，作为一名文学家做出这样一项创新，是非常不容易的。在那个时代，昆虫学家也没有把他的工作当回事，后来才看重。纳博科夫的工作在上世纪 90 年代重新被人捡起以后，蝴蝶专家们又发现了一批新的眼灰蝶。如何命名它们呢？为了向纳博科夫致敬，就建议用纳氏小说中的人物来进行命名，其中有一种蝴蝶被命名为洛丽塔。纳博科夫研究专家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帮助。当博物学家发现一个新种，在命名上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就问“纳学”专家。如博伊德等人一般会马上响应，指出应该以某某命名，还会讲讲背后的故事。于是这些名字也被科学界所接受了。到 1999 年学界已命名 80 个种。命名中“本种名”使用了纳博科夫小说中的许多人名，如 *lolita*, *luzhin*, *pnin*, *mashenka*, *ada*, *sirin*（西林，纳博科夫年轻时的笔名），*shade*, *humbert!* 命名建议人主要为纳学专家惠特克（Warren Whitaker）、博伊德、齐梅尔（D.E. Zimmer）等。

命名的细节我不讲，这是博物学界的事，可以参考本书。

我这里列出了一个条目，展示纳博科夫在博物学界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博物学是一个宽泛的领域，门槛很低，什么人都可以进入，那么他达到了什么水平？这个很重要。

● 1942—1943, 15 页论文: Nearctic Form of *Lycaeides* Hübner, 创新: 建立了以镜下生殖器结构为基础的眼灰蝶分类原则，至今仍在使用。经常每日 10—14 小时看镜。

● 1943—1944, 35 页论文，镜下看翅斑。